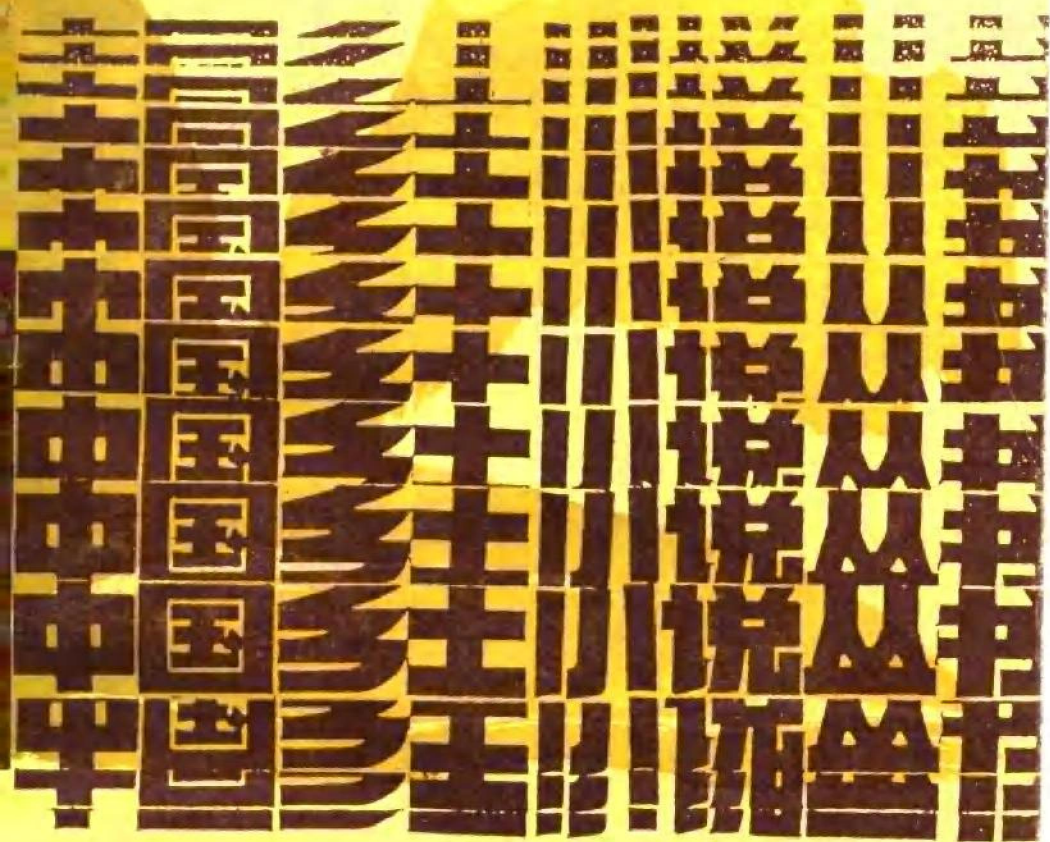




故里

贾平凹

中原农民出版社

贾平凹

故里

中原农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部小说集收入了著名作家贾平凹近年来发表的几部中篇新作和一组短篇佳作。随意翻开书中的一页，你都会被作者笔下的山川风情、人物故事所吸引。作者以传神、精炼的文学语言，把古老、神奇、不断变化着的商州写得如此美丽迷人。小说中，无论是山乡女子、村夫野老、猎户匠人、和尚道姑、七行八作、各色人等，无不个性独具，形神兼备。作者深得我国古典文学和传统美学之神韵，融会百家，独创一格，把当代社会的般般世态种种心绪写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从中，可看出作者对人生和文学的新的思考和探求。

故 里

贾平凹

责任编辑 李明性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625印张 310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80538—019—8/I·11

统一书号 10394·35 定价3.00元



作者近影

贾平凹，一九五二年二月出生于陕西省丹凤县一个小山村。一九六七年毕业于丹凤县商镇中学，后返乡务农，五年后就读于西北大学中文系。一九七三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为止，共出版、发表长篇小说《浮躁》等两部。中篇《商州初录》、《腊月·正月》、《天狗》、《故里》等三十余部，及大量的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小说集十五本，散文集六本，文论集一本，诗集一本。其中《腊月·正月》曾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满月儿》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省市报刊文学奖十六次。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副主席，专业作家。

目 次

故 里	(1)
瘪家沟	(65)
龙卷风	(105)
水 灾	(148)
美好的侏人	(184)
鬼 城	(192)
山 坳	(205)
沙 地	(216)
好了歌	(244)
清 官	(265)
病 人	(284)
连理桐	(294)
针织姑娘	(306)
干爹娘小史	(316)
刘官人	(333)

院 子	(346)
核桃园	(356)
遗 璞	(366)
情	(373)
春 天	(386)
文 物	(394)
在鸟店	(400)
喝 酒	(408)
年关夜景	(415)
跋	(429)

附：贾平凹主要著作目次

故 里

1 从前，有一座山。山上有一个洞。洞里坐着一个老头在说：从前，有一座山。山上有一个洞。洞里坐着一个老头在说：从前，有一座山。山上有一个洞。洞里坐着一个老头在说……

山里人讲故事都是这么开头的。故事愈是讲近来，年代愈是溯远去，颠前倒后，总离不开一个洞的。

论说，这洞是在玄虎山上。玄虎山上的石头皆黑，这洞却是白的。从远处看去，就如同黑黑的夜空上悬着的月亮。至今洞口两侧的石崖上仍残留两行字，一边是：“云在山□登上山头云且远”，一边是：“月□水面拨开水面月更深。”极有玄味。

两行字各剥脱一字，许多人深为惋惜，有欲拟而补之，赵一仁则说：“不然，西北东南天地且有缺陷，仙迹所遗为何不能这样呢？”遂

使洞更加神秘。

洞口不大，尽被白云塞满。步进去，犹如水满则溢，云雾便荡然飘出。疑惑间，听得无数的金属脆声，极有音韵，脖脸处就感觉到湿了。须臾，一切明显，才知道洞旷若礼堂，圆顶之上缀满水珠，晶莹如繁星，眼瞧着由小变大，欲圆欲椭，瞬间下跌不止。依内壁便是八具钟乳大石，非人似人，体态阴柔，似乎低头含笑，或闭目静思，或侧身而泣，或颦，或怨。正要联想到这是一群女性，蓦然冷风飕飕，侵骨寒冷，逼使你不可久驻。看四周水草则未动，洞壁又无缝无隙，不知何故。出洞来，那飘出的云正在崖头发呆。

故事是一代人一代人往下讲的，便说这白洞原是一个溶洞，生十二具钟乳石，八具围壁而立，四具坐卧其中。随着岁月流逝，钟乳石变成八具，又变成非人似人的形态。怎么变的，何时变的，谁也不曾意识，一切皆于无知无觉中。

现在，洞里除了围壁而立的八具钟乳石，还有两口泉眼，日里汨汨地往外流水。

水原本无形，如今各自在石层上冲出碗粗的槽道，恰又被槽道约束为绳，僵硬硬的，不可拎起。下行一丈，入一口潭里，一支从左斜入，一支从右斜入，水便在潭中回旋。旋半圈，又反旋半圈。再从潭下沿的一个槽口流出，往洞外沟谷去了。而潭的中央，两个半圆的核心处，则浮悬一堆白沫不散，长年经月的。

2 ×年×月的×日，赵家的二女回到玄虎山。闺女回娘家，本是平淡无奇的事，但这女子不是寻常女子，她的回来也就有声有响。

三十三年前，正是赵一仁的再婚媳妇三十三岁，她已经生养

下两个儿子，一心思谋着要一个闺女，闺女真的就落草了。因为女生二月，二月有犯，一日清晨，后庄的韩家武顺死了娘，武顺拿着水酒点心来请赵一仁书写铭旌，赵一仁就让武顺认了女儿作干爹。

武顺是心口无毒之人，家有一整齐妇人，儿女稀少，平白得了一干女儿，便起名赵怡，视如掌上明珠。

是解放的初期，一日夕阳西沉，于远峰处半含半吐，玄虎山就被红云腐蚀，其景光华灿烂。一跛脚浪人行至庄前讨水喝，忽遥指赵家门楼说：“此户人家要出一个人的。”此话被庄人听见，以为神仙指点，铭记不忘。于是，在赵一仁头一个妻子的儿子赵和读完中学，又考入省城大学，便深信“要出一个人的”是赵和无疑。但二十余年后，玄虎山上的人，甚至赵一仁，才恍然大悟到这个人就是女儿赵怡。

赵怡并没有什么奇才异技，但她是个美人（谁也不相信她出生在玄虎山）。她手足柔软，轮纹深妙，肌肤白净，鲜明离垢。正因为美得出奇，使她在学校里课业荒废。但美貌是女人行遍天下的文凭，她的模样和落落大方使她初中一毕业就进入了这个县的戏曲剧团。在剧团里，她亦不是一名优秀演员，而形体的正规训练使她的身体更为健美，更深谙了修饰打扮。她的美貌在第一次赴省汇演时令城里人销魂落魄。极快，她就嫁给了一位年轻的作家。作家比她长五岁，写了四本书，获得过国家文学大奖。文坛上经常制造天才明星，这作家已经弄得声名聒噪。作家文章虽然作得好，但其品性涣散回互，隐伏纠结，使赵怡有许多难言之苦。这当然是后话，不提。

婚后，赵怡几乎是六年没有回玄虎山了。对于故乡，她是无所谓的。她曾极端仇恨过这块山地，恨不能早日逃脱出去。在城市的文明生活中，她感到满意和兴奋，几几乎要从记忆中全然抹

去幼时的日月。逢着别人询问她原籍何处时，她只笼统地说“陕南”，且还要注释一句：“那里是长江流域啊！”可是，随着女儿的出生，随着丈夫的声名日益振远，随着鱼尾纹悄没声息地爬上眼角，她愈来愈怀念玄虎山。醒悟到虽然每月有钱寄给父母，但却从感情上淡漠了作女儿的孝敬。对亲爹亲娘是这样，对干爹干娘更是这样。

在到剧团之前，她是两家老人的宝贝。赵家的饭菜不好，她可以到韩家去；韩家的饭菜不好，她可以到赵家去。如今的睡梦中，她常常梦到儿时的干娘。干娘喜欢用桂花油抹头，抽一种精致的白锡铜水烟袋。赵怡那时坐在门槛上，一边给干娘吹着纸媒儿，一边被干娘喷出的烟团呛得咳嗽。

那年月，玄虎山老来一位剃着光头的货郎，他用青布带子扎着裤腿，十分潇洒风流。干娘时常买他的五花丝线，绣荷包，绣兜肚，绣花鞋，绣裤边儿。每当货郎来，他总要喂赵怡一块“离锅糖”，是用包谷糝儿熬制的，吃起来很粘；一团头发窝儿才能换一块的。赵怡吃得口甜心甜，干娘就说：“怡，去塍畔摘几朵金针花吧！”

金针花现在是珍贵的菜品，那时玄虎山的塍畔到处都有，是作为花草任其自开自落的。等她满头插着金针花回来时，货郎已经走了，干娘脸子红红的，头发却很乱。

到后来，干娘就瘫了。终年睡在炕上，口齿不清，说半截子话。干娘的病是遭人打的。赵怡问过为什么遭打，干娘不说，一直瘫了八年不说。八年里，赵怡夜夜陪着她睡，如影逐形。干爹睡在另一间屋里，他蝇面球头，气短色浮，在外受人作贱回家仍敬畏干娘。干娘常常发火，言语却不清，赵怡就是干娘的翻译。那时候干姐在县技校读书，星期日回来搂着赵怡亲昵，说赵怡替

她行了孝。

但赵怡尽了什么孝呢？

干娘疼她爱她，她认定干娘是好人，说：“干娘，我长大了，挣了钱，一定让你享福！”她果然进剧团挣钱了，第一个月回家给干娘买了一包红糖。第二个月，干娘就死去了。

3 玄虎山有好几处庄子，都在山腰和山顶上。人住得高高的，为的是离油盆大的太阳近。但山顶上少水，吃用大多还得往八石洞的泉里舀。山顶上更没有许多地，尽凭着沟谷里黑河边的一湾田吃五谷。

黑河很著名，满河滩都是黑石头，湾田里也是黑石渣。劳作的工具只能是一种扇板锄。但庄稼长得好，日光下满田浮闪亮点，山民们顶得意地说这石渣里是有油的。

黑河宽泛，这湾田就修有头道堰。后又向外扩张，修成二道堰。再后再扩张，又修了三道堰。三部分田用的是一条老水渠堰，很深很长，深长深长的。

论起这一点，赵一仁最易激动。他已是七十多岁的高寿，行将老去，便消失了时间的概念，增加了空间意识。他谈起沧桑变化，不说千年长万年短，只是“那阵子，黑河比现在宽。湾上头的崖，也风吹得矮了。我记得老水渠堰上边不是一堆沙，那是一片大石浪的……”他接着就要说，他的老爹领人修这河湾第一道堰内的地时，怎样抬石头抬断了一仓房的木棒，老奶怎样拣穿烂在河滩的草鞋烧了一冬的热炕，而老爹膝盖上的一指厚的硬茧又是怎样在石窝里砌水堰磨就的。赵一仁虽然呵斥着赵家人以赵家是玄虎山主宗而自矜，但他的有意识的不自矜却正使杂姓人家感到无以言状的压力。

水渠堰决定着黑河湾田的收成。几乎每一年田里需要水的时期，水渠堰上都要发生斗殴事件。轻者两家反目，甚者大打出手。庄人目渐亲疏反常，厚薄倒置，自私自利无宽厚之恩，自暴自弃无远大之见。城市人因交通肇事设置了警察，玄虎山的水渠堰惨案不时发生，便产生了民主推选堰长的活动。这是玄虎山有别于中国其他农村的建制，也是玄虎山英明的创举。

堰长虽然不是社长，亦不是生产队长，但它是天人合一的象征，其权力为唯德是馨的体现。堰长有专门的房子。即使这一年五谷欠收，他也有绝对保证的粮食。他有独自使用的铜锣，锣一响，庄人就得召之即来。而他决定给谁家田里放水，就给谁家放水，旁人不能闲言碎语。黑河水如若暴涨，冲毁了水渠堰，抢修时，堰长则必须挺身而出，第一个下水，死而不惜。当然这类事情极少发生，而其权威却又完全可以使自己私欲暴溢，要挟乡里的。但赵一仁已经是十多年的堰长了，赵一仁之所以是赵一仁，他气量渊深，性格豁达，为人磊磊落落，光明正大。

玄虎山上的社会应该说是平和的。

平和秩序，大具诱惑，从湖北从河南从甘肃河西走廊沿途乞讨而至的人就再不走。赵一仁几乎全为这些人提供生存的方便，端一碗米汤去，送一件旧衣去，且作媒让本庄的一些女子嫁给他们，或者让他们倒上门作了庄子里一些人家的女婿，以至于后来，这些外来人生儿育女自成体系，于玄虎山的某一洼某一沟造屋修田，逐渐又发展成独立的小小村庄。

人生残酷。这些外来人为了生存拼进玄虎山，而玄虎山在失去了供养的限度后又惩罚着这些人，使得他们的日月平静却穷困异常。于第二代开始，男人们已经极难觅寻到一个女人来供家庭的成立和家族的延续。自然，光棍众多，蛮力有余理智不足。

当再后又有一些讨饭女人和一些婚姻不幸离家飘零的女人来，必是许多男人围绕，发生有野合怀胎生下不明不白儿女的现象。儿女生下来了，儿女的母亲却死不愿再留在玄虎山而又远走他乡，光棍汉们就将儿女收养。故每个庄子里皆有一些有其父没有其母的孩子。

当然，亦有一些更穷困的更丑陋的光棍，年近三十，依旧还是童子身体，就索性割断尘念，进了庆元寺当道士。

4 庆元寺的道长做道严肃，每日给小道小姑讲授炼丹的秘诀：人体就是丹炉，炼丹就是守精。强调道士与道姑不能亲善往来，各自衣不整发不束，囚首垢面。让尘世人看见顿生恶心，让见到尘世人而自惭形秽。

每日清晨，寺里古木森森，绿草茵茵，阳光激射，落影款款，正是百鸟在枝头啁啾欢跃，蛐蛐在花间饮露清歌。道长便召集所有道士将被褥搭晒院中，一一检查。检查被褥上是否遗有精斑。若发现，便勃然大怒，即刻罚其苦力。

这炼丹就无异于战场上炸毁敌方堡垒一样惊心动魄。

小道士每天随便从身上可以搓下汗泥时，似乎明白人是女娲用泥捏就的。但总不明白道士是人作扮的，人既长有阳物，为什么偏要炼丹呢？便只有去八石洞汲取泉水时面对钟乳石，想入非非，玄思这八尊石头如此酷似女人，何不又于某日某晚，当然更好是他们汲水之时变为活女人呢？一时似被一种什么东西刺激，浑身焦躁不安，忙盘脚静坐，以草茎掏耳。再看女神时，却突然生出一种疑惑：这些女神神色阴悒，神仙也有什么痛苦吗？

5 后庄村口有一棵白皮松，有一搂粗的。枝叶并不茂盛，最上端的几枝，皮已脱落，象交错的骨架。一个庄有一个庄的风水镇物，金盆庄是一株千枝古柏；腰庄村是一尊牛角石；白皮松在后庄村就无人敢损坏。虽然那骨架似的枯枝上常年集宿着蝙蝠，这丑陋不堪的黑鬼将双肢吊在枝上，用皮翼象裹被单一样包起自己。

从金盆庄赵家的门口望去，后庄村的白皮松就是在天幕上。

许多年前的一个下午，这白皮松下吊着两个人。一个很风流的男人，一个很妩媚的女人，皆剥得一丝不挂，双手被绳索拴在树枝上，脚尖恰能接地，任愤怒的庄人用树棍抽、鞋底扇。

男女是在洼地的草丛里野合的。当时春风和煦，天高气爽，蕨菜长得很嫩。采蕨人走到洼地，看见路边一挑货担，装有五色丝线，却不见卖货的人。后发现草丛摇曳厉害，就将他们抓获了。玄虎山上的光棍们可以与外来乞讨的女人野合，但却不允许这一对男女受活。因为光棍汉们野合是以延续后代为目的；他们的野合则纯粹为了自悦，且有夫之妇与一个外来的男人勾连，这便令玄虎山的男人大受辱没，激怒不已。

人们拷打着男的，男的很羞愧，眼睛死闭，讨饶求告。女的则大睁两眼，逼视得拷打人也胆寒，将她解下来，让被单裹住身放生去了。

男的呆打到天亮，赶下山去。据说从此生意破产，得一种鼓症死了。女的则患了风湿性心脏病，卧炕八年不起。

赵怡从省城返回玄虎山，她得知干爹早也下世，干姐虽未嫁人，但工作到县城，已经是城关镇的妇联主任，将玄虎山的老屋也拆除变卖了。

一个暮色苍茫的黄昏，她站在白皮松下，遥想往事，临风独然涕下。白皮松还是旧时模样。一搂粗的树身，皱着爆裂的白皮，象害着什么牛皮癣。赵怡想，春夏秋冬，皮脱落一层，新生一层，这白皮松怎么还是那么粗？而这么粗又是怎么粗起来的呢？

后庄村的人发现白皮松下站着一位绰约美妙的女人，傍晚的苍茫里他们的眼睛异常明亮。他们已经忘却了白皮松下曾经发生的事情，所以对美人的出现极为惊诧，不敢近前，亦不敢动问，远远地定着眼珠。

这么沉默半晌，终于有人认出这是赵家的二女，那个省城的作家夫人。他们无不感叹这女子在省城出息得如此富贵荣华。好多光棍汉开始身子摇晃，一一到厕所里去小便。他们并没有解下黄汤，而排泄了令他们焦躁不安的一种异样的液体。那些有父无母的小光棍们，业已长大，此时飞跑进庄，报告着白皮松下的新闻。旋即有一位中年汉子，披衣而来。

远远的场地边，男女老幼在议论着赵怡，热羨着她的高贵和其丈夫的声誉显赫，说起了三十三年前跛脚浪人的忏悔语。中年汉子便说：“什么事，大惊小怪？丢玄虎山的人了！”

在厕所里的有贼心没贼胆的光棍们说：“你新做了堰长，有钱有势，可有这号女人？”

新堰长说：“城里人享得，我怎享不得？！”

光棍们就扇惑：“你敢去亲亲？”

新堰长一把抓下披着的衣服，一枚气体打火机就从口袋里掉下来，他捡了，说：“那今晚的酒你请吧！”

就走近去，也装着看白皮松，眼睛盯住树上的一只蝙蝠，突然在赵怡脸上亲了一口。

赵怡已经将思想沉浸于另一个冥冥世界中去，冷不妨被人褻渎，无比愤慨，甩手扇其一个极响的耳光。差不多在新堰长撒脚逃窜的刹那，观望的男女尽作鸟兽散去。

赵怡轻蔑地笑了，这位手拎呢子外套，而衬衣领子满是黑污的勇敢汉子，他毕竟不同于城市里的流氓。赵怡想得出这号被装潢了的土特产式的人物的德性。

6 玄虎山的对面就是青龙沟，沟吊十八里长。

一沟上下长满了拷树林子，玄虎山人常在那里捕捉崖鸡。崖鸡极肥，双爪短翅又无力，持枪的人不必装火药砂弹，两边梁上各立一人即可。这边喊：“噢——！”崖鸡就飞落那边梁上。那边喊：“噢——！”崖鸡又飞落这边梁上。如此呼喊不已，崖鸡往返几次就精疲力竭，终于在空中昏厥，突然如石子一样坠跌身亡。玄虎山人肚腹中的腥荤就来源于此。这是早先年的事。后来崖鸡就日渐绝少，山民们无利可获，就又伐林烧炭。粗树砍没了，砍细的出售把杖。破坏自然而被自然惩罚，住在山里的人竟没有了柴烧，沟里的树桩和树根也便在几年之中刨尽挖绝了。

三年前，一个不安分于种地的青年，为了父亲，也为了自己，与在一年一度的选举中获胜的新堰长打斗了一场。结果身败名裂，反从此坏了其父德性，就开始了写小说。

当今文坛上讲，小说是一种宣泄。这青年初次上阵。其动机却也与时兴主张投合，就写了厚厚的一沓稿纸，并不远千里到省城去见自己的妹夫，要求将这部揭露新堰长丑恶的小说发表。当作家的妹夫却刻薄地讥讽了他，说：“作家是想当就能当的吗？！”这青年从此收心，返回家乡仍无所事事，恨自己生不逢时。